

葉紹鈞等著

小說叢刊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雲翳

葉紹鈞

『一體』這兩個字，最能說明我們的關係了。五官，四肢，臟腑，筋骨，種種配合而後成一個身體，不能分割。有了頭部，缺得了足麼？有了臟腑，缺得了筋骨麼？我們最好不要題出什麼五官四肢等等名詞來，也不要說這是身體的一部，那是身體的又一部，止是這麼想，這配合完全的是一個身體。你若說，伊是我的妻，我是伊的夫，那就錯了。因為同我們題出名詞，把我們分割開來了。我們原是一體呀。若是打我一下，兩個都感到痛楚；看伊一眼，兩個都覺得光輝；有思想，就是兩個混合構成的；有行動，就是兩個共同表出的——實在沒有適當的言詞可用，說「兩個」「混合」「共同」已經不切於實際了。人家往往說人與人的隔膜，或者朋友兄弟父子之間是有的，我們倆絕對沒有。伊就是我，我就是伊，便是強要同我們分割，有什麼效果呢？

『最可憐的，有許多人自己把一體分割開來，從極微細的事件裏，就可以看出至愚極蠢的自殘的計較。他們硬要講自由，規定兩個的自由權，這一個得到的信，那一個不給代拆，信裏有秘密麼？便有秘密，自己還要瞞着自己麼？他們全不想，就這麼做了。於是一體分割了。他們反而說，「誰的心裏都埋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」「兩個之間，至少有百分之一的不滿意，必待容忍纔行，」「這是自然律，無可逃避。」誰知道造成這自然律的，就是他們自己！他們止消對於這個所謂自然律全不信仰，認定什麼是一體的意義，他們就有福了。如不信，請看我們。』

小說家孟青同他的夫人異常愛好，他相信夫妻不是兩個獨立的人，夫妻相合纔是社會中間一個單位。以上一番議論，是他常常向朋友講的。當朋友問他『你們的愛情究竟到什麼程度？』或是有人談夫妻隔膜的事件的時候，他就開始宣傳他的教義了。他莊重的臉紅漲着，訥訥地說，聲音沈重，欲使每字都注入人的心坎。人家很隨意地嘲笑他，說他是空想之論，天然是一個人，怎麼能併爲一個。縱使理論上說得非常圓滿，實際還是兩體。他就堅毅地答辯，說『這個境界確是有的，你們止須真能體會，便信我言不謬。現在你們駁詰我，你們不是我，不能知道我所體會的，所

以無法取信於你們，可是我所說的確是我所體會的。」人家總對他露不信任的笑容，或是故意提起別的話，以免再事論辯。

孟青作小說很多，大半成於他的寓樓。秋季的一天，窗外的天純作深藍色，大氣融暖，使人起暮春的感覺。瓶裏的羊腸菊雞冠花露出芳春的顏色；羊腸菊的鮮黃的花粉落在桌上，鋪成薄薄的一層，引起孟青浮盪無着的冥想。忽然靈機一轉，他早先搜集的材料，預備作小說的，結構完成了。他就展開稿紙，舉筆寫成以下一篇小說。

無論先生學生，差不多是一個樣子，放了假再做功課，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了，似乎平日做功課純是爲別人的。於是平日一切慣行的事全變更了，周身的細胞都不安定了，結果止獲得一個『無聊』。朝上醒來，便想起來吧？更想早起也沒有事，便躺着看帳頂，看了好久好久，以爲時間去得很多了，懶懶地坐起來，看看小鐘或是手錶，還不到平日起身的時刻。起身之後，刷一回牙齒，延了二十分鐘，洗一回臉，延了三十分鐘，對着朝餐，似乎並不飢餓，喫他實是多事，但也可以延這麼一

二十分鐘，就隨便喫了，回到房間裏，坐上久與爲伴的椅子，覺得有點奇怪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安適。姑且拿一本書看看罷，看了半行，沒有興味，便翻過幾頁，那知更糟了，第一第二個字便非常可厭，止得將書擱在一旁，順手提起筆來，寫什麼字呢？隨便從報紙的殘幅，拈黃色的日課表上看到一字，便照寫一字，寫不到幾個，又想這算什麼呢？——於是紙和筆被捐棄了，這時候沒有希望，沒有愉悅，也沒有哀苦，止覺一個廣大無邊的『無聊』包圍於上下四方，如沒入水裏，有掙扎不出的不快之感。

雙十節那一天，學校照例放假，這是個特別的假日，許多學生先生們發狂似地高興，一早起來便升旗歡呼，布置會場，聯謀聚餐，別的假日總來侵侮他們的，今天是被卻退了，但並不完全失敗，他努力地單攻符先生一人，竟得比往日格外勝利，符先生的周圍和內心給他完全佔領了。

符先生朝上起來，同別的假日一樣，溫習了一切無聊的舉動；坐在書桌前，覺得更沒有法子可以消耗這連綿悠久的時間，從窗間望出去，走過廊下的人都帶着興奮的假笑，心想他們有什麼可樂呢？無端地規定了一個日子，大家對於這一日便發生快感，強烈而真摯，這也可說是瘋狂

的一類，瘋狂是何等地可憐；但是他們那裏覺悟呢？粗豪難樣的歌聲作了，接着拍掌歡笑的聲浪起了，符先生聽着，無聊到極點，還是不聽吧？——然而種種聲音偏要刺入他的耳官，一回震盪，便如周身加一重裹紮，自知此刻若有事可做，當得舒服一點；但是刷牙齒，洗臉，看書，寫字都做過了，都沒有效果，不願意再做，還有什麼事可做呢？

他實在有事可做呢。他每天寫一封信寄他的夫人，成爲慣例，此刻他正可以做這一個工作。他想起了便取出信箋來，一壁磨墨，一壁凝想。窗外廊下經過的人時時牽動他的視線，使他思想不能集中。他就將窗簾下了。他希望將全部的情思傾注於夫人的心底，從這封信裏，他開始寫：

『今天光明的陽光，青蒼的雲天，同昨天一樣。但是有許多動作和聲音與我接觸，使我起不可名言的岑寂之感。他們都慶祝佳節呢。他們的笑容笑得變了模樣，喉嚨喊得幾乎啞，四肢軀體都浮漲，走路時呈異樣的態度。人家說起來，這何等熱鬧呀！在我聽着看着，止覺得格外地孤寂。他們和我不相愛，不相了解，他們越熱鬧，當然我的孤寂越顯著了。惟有同着你在—起，我就如有了全世界，一切的喜悅和驕傲。』

他寫到這裏，心想假若此刻真同伊在一起，就可以卻退那個敵寇——『無聊』——麼？他就回溯以往的經驗，小小的書室裏，和伊默對無言時，也曾感覺強烈的無端的煩悶，信裏的話豈不是不盡真實了麼？以下又怎麼寫呢？現在腦子裏似模糊又似空洞，竟想不出再可以寫些什麼。他這麼想着，覺得這封信沒有寫的必要了，或者換過一張信箋，不要這麼說吧？停一會兒再寫吧？但是他立刻認定所想的都不是，每天必寫的信，怎麼可以忽然間斷？沒有寫的必要當然是不通的話，不這麼說，又怎麼說呢？總覺得對伊這麼說是最應當的，停一會兒寫，此刻做什麼呢？況且遲寄了，伊不能在今天晚上接到，豈不累伊等待而失望？於是決意續寫下去，他想到伊昨天來信說起身子有點不爽快，我應得問伊一聲，并且好好地安慰伊，他就續寫：

「你說有點兒不爽快，使我急切地想念。這幾天天氣雖好，朝晚總有涼意，你起得早中了寒麼？沒有注意風來的方向隨意開了窗麼？最使我難受的，就是不知此刻你已佳健了沒有，四百里的相隔，本來算不得什麼，搭乘了火車當晚就可以相見，可是明天一早我就有課呀！

「若是還是昨天這樣不爽快——是我萬分不願意寫的幾個字——千萬不要容忍，趕快請蘇醫生診治。這不是我的話語，不是我的文字，乃是我的心音。你是愛聽我的心音的，一定能照我所說的做。若是早已舒適如常——我祝禱的就是這樣——千萬不要努力學畫，一刻也不肯休息。園裏枇杷樹下，若是天氣晴好的時候，可以多坐一會。在那裏看看畫帖，或者諷誦幾首小詩，於你的精神是有益的。菊花想來開得盛了，我很想立刻回家同你一起玩賞呢。」

他寫到這裏就停了筆，計算歸期應在何日。後天星期五沒有課，星期六止一課，可以託人代授，自然是後天了。這時候會場裏合唱國歌的聲音起了，一頓再折，愈折愈高，轉入低徐而畢。他聽着歌聲，一壁想起行旅的不便；三點鐘光景的乘車差不多有三天的悠久。車座的擁擠，上下的勞頓，都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他又想，伊有不適，不應當回去看看，并且安慰麼？旅程雖然可怕，止得耐着。況且伊何等地盼望着我。若是止說一句空話，我想立刻回家，豈不使伊將疑爲敷衍之詞？他就很堅決地寫下去：

『你是知道的，後天星期五是我可以歸家的日子，我一準乘頭趟車到家。你看到這一句怎樣歡喜，我是全能猜知的。你的心一定笑了，縱使不很爽快，也減去大半了。後天你或者同上一次一樣，到火車站等我吧？這個我是說不出地歡喜；但是記着，身體有萬分之一的不爽快，就不要走出來，雖然從家裏到火車站是很近。』

他擱筆了，從頭至尾讀了一遍，覺得今天的信太短，止寫了兩張半信箋。往日總寫到四五張呢，這非再寫一點不可。忽然提起筆來，衝動地寫：

『算我現在已到了家，正同你聯坐閒談，豈不有趣？你有趣味濃厚的故事講給我麼？不，我先來告訴你一個有趣味的夢。』

他的筆忽然頓住了，彷彿有什麼力在那裏按捺的樣子。他須得考慮一下，那個夢要不要寫上去。於是他將昨夜的夢細密地溫理一回：月色濃厚的花園裏，齊踝的草花栽成圖案畫的花紋，中間一大堆菊科的花，他也不知其名，但覺美麗得醉心。他坐在花旁涼椅上，全身浴在月光裏。旁邊坐着一個女子，顏容靜美，難以描寫。潔白而鏤花的上衣，露出嫩紅的膚色；且能辨胸部的漲縮。

伊同他談話了，談的是美麗的詩歌，名家的繪畫；每一個聲音使他陶醉，每一句話言使他傾倒。他覺得無論同什麼人談話，沒有這回的有意味；人間伴侶的真情懷，惟有這回纔真實地交流呢。他愉極了，一切時間空間的觀念都滅止，覺和伊融而爲一，便是個其大無外的實體，莫窮始終的悠久。夢忽然醒了，他未免起一種懊惜之情。一轉念間，便又自慰，這雖是個夢，然究竟有了這樣一個夢了。

他將那個夢溫理完畢，覺得不能夠寫上信去。他以為自己雖沒有別的心思，夢是自然來的，但給伊知道了或者要引起疑猜。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，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？他就想把第三張換過重寫。可是他取出一張空白的信箋時，隨即放下，仍舊在已寫大半的那一張上續寫下去：

『花園裏全被着月色，一切卉木花樹都顯出幽靜淨美的姿態。一個涼椅，在花叢之旁，差不多神仙的座位。我同你並肩坐着，這是何等的樂事呀！你唱新月之歌，又唱那支小鳥，你的聲音柔美極了。我講起組織新村，講起糾集同志，同你我一樣的已有了數十家。你說你能

爲新村布置點綴，使他有美術的意味。談了不知多少話，忽聽夜鳥飛鳴，你我纔住了口。後來不知怎麼，模模糊糊地記不起了。你昨晚也作這個夢麼？你還記得以後我們怎樣麼？

第四張已有五行了。他重看纔寫的一節，自思這個不誠無關緊要；況且惟有這麼寫纔使伊歡喜，決定是這樣了。他不復加以思索，又動筆寫完第四張的餘幅：

『今夜有提燈會，到處都有。他們這種狂熱的感情的舉動，你一定不高興看的。你自有你愛看的東西。他們瘋狂大作的時候，我這封信到你的手裏了。我願你當讀我這封信的時候，得到無上的心底的愉快！你的瑜！』

符先生摺疊四張信箋，插入信封，寫了地址，封固了，立刻命僕人投入郵筒。他呆呆地坐着，聽禮堂裏有浮散的多人的語聲，腦子漸漸起麻木的感覺。那個敵寇——『無聊』——又猛烈地進攻了。

孟青做完了這篇小說，細密地審讀一過，想付小說雜誌星發表。他忽然想，『篇中』兩人之間

本來明澈如青天，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？」這句話，正可以供此刻的考慮。不要自己卻違背了這一句。若把這篇發表，伊是愛讀小說——尤其是我的小說——的，立刻可以讀到篇中寫符先生的心理，原從觀察他人而得，但是太細密了，伊或者要疑到我自寫心象語，那就糟了，我並沒有這回事，卻因一篇小說給伊個引起疑猜的暗示——我對伊不盡出於真誠，我們是一體呀，有一點兒疑猜，便分割了。伊到底要疑猜麼？要，易地以處，我也要……』

他想得非常可怕，似乎這篇一發表，一切幸福都犧牲了，於是決定不發表。又想原稿留在行篋裏，將來總有到伊眼前的一天，這仍是個危險，不如把他毀滅了乾淨。『擦』的一聲，他手裏的燐寸發火，燒着稿紙，這篇小說終於埋在灰裏和他的心裏。

義兒

葉紹鈞

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：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，印地圖的考貝紙，寫大楷的八都紙，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，一葉賸餘的文格，不論是鋼筆，蠟筆，毛筆，鉛筆，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，一到他的手裏，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。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，左手五指張開，按住鋪着的紙，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；他的頭總是側着：一會兒偏左，一會兒又偏右；舌尖露出於上下脣之間，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。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，俯視形的菊花，從正面看的農屋。他畫成一樣東西，常常要端相好幾回，還加上幾筆，或竟加上一部分。有時加得高興了，鯉魚的鱗片卻給畫上短毛；菊花的葉瓣儘管加多，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；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，佔紙面比屋子還大。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，就在上面打一個大×，或者撕碎了，疊起來再撕，屢次這樣。

以至於粉碎，他留着的畫稿，都摺得很小很小，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。

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，歡喜奔跑，歡喜無意識地叫喊，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，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。但是他不歡喜學校裏的功課。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，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好玩，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。若是被考問時，他總能夠回答，可是止有片段的，不能有完整的答案。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，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。就是那位圖畫先生，也說他不要好，止知亂塗，畫的簡直不成東西。這是的確的。他逢到畫圖的功課，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，繳給先生就是了，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他好。

他的父親早死了，母親養護着他，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地快，更讀通一點英文，將來好成家立業。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。義兒今年十二歲了，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，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，卻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。伊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，不然，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，必待逼迫着呢！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，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！他止歡喜捉蟲子，釣魚兒，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，這不是搗亂麼？

——而且有什麼用處呢？伊想到這等情形時，就很自然地引起伊舊有的胃病。『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。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。』伊老是向義兒這麼說。義兒聽了，也不辨這句話是何等地傷心，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，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，所以他一切照着平常做去。

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，有兩次跑到河邊，蹲在露出河面的小石上釣魚，再有幾次，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，直到天黑纔回家，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。伊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，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，就是打伊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支量衣的尺，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，因為怨恨極了，用了好多的力氣。可是他一聲都不響，沈靜的臉龐，時而一瞬的眼睛，都表示出忍受不屈的意思。伊呼吸很急促，斷斷續續地問，『可知道你的錯處麼？下次還敢這樣麼？』他止當沒有這回事，並且偏轉他的頭。伊沒有法子了，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，就說，『假如下次不敢，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。』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，或者輕輕一點，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，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。伊的手就此停了，伊的怨恨就此嚥下去了，事情就這樣完結了。可是伊的失望的心

因此而凝固，伊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，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，怨自己的命運不好，更傷悼丈夫早死。

母親終究是母親，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，義兒上學校的時候，伊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够不够，肚子吃饱了沒有；有時買了一點吃的東西，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，伊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吃，他是難得好的呢，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，伊都全然不想到了。

義兒還有兩位叔叔，也是常常斥責他的，不知爲什麼，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，一看見就周身不自由起來，好像給束縛住的樣子？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的最少，因爲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，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，就去告訴三叔，借他來達到訓誡的目的——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是如此，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，義兒的臉龐就紅了，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，頭也不敢偏轉了；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，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『知道了』，勝利每爲三叔所操，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。

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，『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。』

我就這樣做，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。」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，可是伊熬耐不住，不能不問暖，問飽，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吃。

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，上面有蔥綠的叢樹，突兀的山石，藍碧的雲天，紆曲曳白的迴泉，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。他快活非常，如得了寶貝，心想臨他一張，不乾不淨的顏色盒，是他每天攜帶的，他取了出來，立刻開始工作。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，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，硯臺，顏色盒，明信片，畫圖紙，兩條手臂等等東西。然而一個課室裏要佈置五六十張桌子，預備五六個學生做功課呢，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？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，侷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。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，明信片倚於瓶口，就髻髯帖架托着畫帖。左手拿着顏色盒，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。他畫得非常專心，竟忘了周圍和自己的一切，沒有思慮，沒有情緒，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，就是作畫。同學的喧聲和沈重而急速的腳步，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，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，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，迷蒙而杳渺。